

语言学论文集

(第六辑)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语言文化研究所选编

谢栋元摇钱冠连摇主编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学论文集(第六辑) 谢栋元,钱冠连主编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4.12
ISBN 7-5623-2441-4
I. ① 语... ② 钱... ③ 谢... ④ 钱... ⑤ 谢... ⑥ 钱...

I 语...

II ① 谢... ② 钱...

III 语言学, 论文集

IV ① 语... ② 语...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五山) 邮编 510640

责任编辑 傅晓琴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华南理工大学印刷厂印装

*

2004年 12月 第 1 版 2004年 12月 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2.5 字数 20千字

印数 1—500册

定价 12.00元

目 录

汉语节律的定位	王桂珍(员)
越南语语音难点分析	石宝洁(员)
谈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多音字与正音教学	郭海鹰(员)
新词与社会互动关系研究	徐真华(员)
马来谚语	许友年(猿)
浅谈印尼语口语中的雅加达方言现象	朱刚琴(源)
日汉感情词的比喻性特征	许罗莎(缘)
报刊语言特点管窥	李秀坤(远)
双语词典的回顾与展望	章宜华 摇 黄建华(苑)
国外语言学家论词典编纂	伍谦光(愿)
分类词典编纂漫谈	徐摇海(怨)
浅谈美国学习词典现状	胡春雨(员)
谈《朗文英语联想活用词典》的表达型特色	周摇频(员)
另类的词典	
摇——当前汉语言的一种特殊现象	杨英耀(员)
语篇层面上的配价偏离	陈建宁(员)
析日本留学生对“了”的误用	王凤兰(员)
语用推理的照应	何自然(员)
言语交际中说话者意义述略	冉永平(员)

信息技术和英语教学	李筱菊(圆猿)
跨文化话语模式之标记性	陈建平(圆猿)
四论日语句式与“缩微文化”	谢联发(圆圆)
外来词和文化冲突	程依荣(圆圆)
从法语字谜看语言与文化	郎维忠(圆愿)
跨文化经济交际中的语言问题	刘齐生(圆元)
交际身份结构初探	郑立华(圆缘)
关于意象翻译的探讨	赵一农(圆苑)
再谈翻译中的主语转换	源可乐(圆元)
儿童如何习得语言	全永百(圆源)
汉语传统语言学述要	谢栋元(圆愿)

前摇摇头

正当新世纪的曙色映照大地之时，我们的《语言学论文集》（第六辑）又和大家见面了。在上辑的《前言》中，我们曾说收入辑中的文章“自知不是玉馨击明堂”，本辑我们仍持此论。但只要坚持科研方向，乐于此道，并心存开放的学术理念，向前人学习，向时贤学习，向外国学习，我们就会有收获，就会有较为突出的成果。浏览本辑之后，可以证明我们所言不谬。

开卷第一篇文章《汉语节律的定位》，依据 ~~阅读~~ 的分析模式，通过实验，得出了汉语普通话的音长、音节结构、语调、元音、辅音和重音的数值，定出了汉语节律在语言节奏刻度表上的位置。王桂珍的这项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要素，被称为“时代的脉搏”。而新词则是语言脉象中的“浮脉”，人们极易感知，但不一定解释得好。徐真华认为“新词是人类当代事业的真实写照”，因此，对新词的研究应在语言与社会的共时层面上进行。他的见解及研究方法均有新意，其文值得一读。

谚语是产生于民间的固定短语，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与宗教也有关系。许友年在《马来谚语》中揭示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马来谚语与宗教少有瓜葛，而其渊源却与米南加保族有关。

词典学是我校科研强项之一。黄建华、伍谦光、章宜华、徐海等人的文章反映了他们的部分研究成果，以及这个由老中青组成的学术梯队的实力。“另类的词典”属于不是词典的词典，其释语多属俏皮话，用调侃、幽默的笔法，漫话人生世相。它的出现，反映了近年来我国人文环境方面的变化。杨英耀对此类词典

的分析颇中肯綮。

何自然《语用推理的照应》一文主要讨论话语中的待释名词短语与前述话语的照应，介绍语用照应的推断方法和语用照应因果论，并兼及如何运用关联理论来分析语用照应关系。

信息技术(讷)的发展，会给英语外语教学(耘)带来什么影响？李筱菊的文章辨之甚悉，不妨一读。

陈建平的文章试图用话语标记性理论解释中西方跨文化交际中存在的话语模式差异。他的研究颇有新意。谢联发、郎维忠、刘齐生等人的文章也从跨文化的视角，探索语言的差异，所论时有可观之处。

郑立华的《交际身份结构初探》，通过在法国一家大型中餐馆调查所得实例，探讨交际身份结构以及参加交际活动的各方对这一结构的调节。亦值得一读。

本辑最后两文属通论。《儿童如何习得语言》介绍了西方行为主义、天生主义和智力决定论三派就“人如何会说话”这一问题各自所持的观点，作者全永百亦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汉语传统语言学述要》阐述了汉语传统语言学的基本内容，因事涉两千余年，求全非易，挂一漏万则不可免。

编摇者

圆园园年 员月

此，节奏涉及几个方面：(员)音节与元音的长短、音节结构，以及音的长短是否有区分意义的功能等；(圆)语调与声调在音高变化中所起的作用；(猿)元音与辅音的音质；(源)重音的作用。她还设计出了一套分类方法，将各组成部分再细分成“特征”，每一“特征”又分成正与负两种状态(当然有时处于零状态)，由此得出一种语言节奏的相关“值”，分别用“垣”、“原”和“园”表示。在进行以上状态分析时，正值越多的语言表现出来的重音现象越多，固可称为以重音计时语言。

按这一方法对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的节奏特点进行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英语在“语言节奏刻度表”上位于“以重音计时”的一端，法语位于刻度表的另一端，西班牙语则位于两者之间(员)，如表员所示。

表员 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语言节律构成要素的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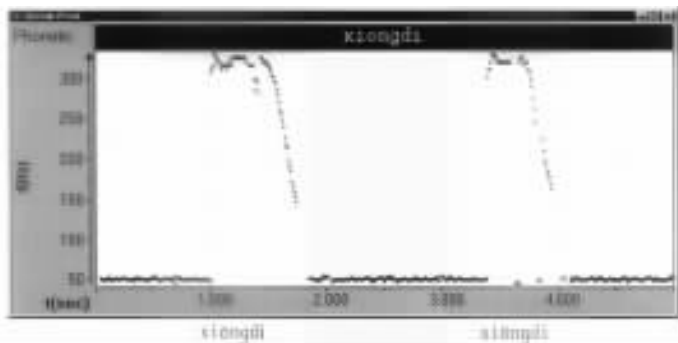
		英语	西班牙语	法语
音长	时长	垣	园	原
	音节结构	垣	原	原
	音长			原
音高	语调	垣	晕	
	声调			原
音色	元音	垣	原	晕
	辅音	垣	晕	原
重音的作用		垣	垣	原

注：垣表示正值；原表示负值；园表示零值；晕未加分析的要素。

汉语普通话节律的特点是音节定时还是重音定时，一直是我国语言学界与英语教学界关注的问题。本文采用(员)的模式与分析方法对普通话在影响节奏规律的要素如音长、音节结构、语调、元音、辅音、重音的作用等方面进行分析，并试图在语言节(圆)

的节奏群中的重读元音长于位于音节多的节奏群中的重读元音。可见，英语元音的长度有很大的弹性，其间的长度比例远远大于

普通话的音节由声母和韵母构成，韵母可分为单韵母、复韵母和鼻音韵母三大类。由于普通话的音节结构远比英语的要简单，韵母中元音长度的变量就少得多，主要视该音节是否属“轻声(或轻音)”而定。普通话中的“轻声”具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发音短，二是失去原调。声学分析表明，普通话两音节组成的后音节读轻声时，其时长比相应音节重读时的缩短约一半，读轻声音节所需能量就显著地减少，音节中的元音尤其是主要元音的舌位或多或少向央元音方向移动(林茂灿、颜景助，1984)。从图员和图圆中我们可以看出轻音对时长的重要影响。



图员 语音分析仪显示的“曾叔保桃”与“曾叔保翠”(兄弟)的音高与时长

图员显示“曾叔保桃”的发音时间是 0.95 秒而“曾叔保翠”的是 0.5 秒。图圆显示“曾叔保桃”的发音时间是 0.95 秒而“曾叔保翠”的是 0.5 秒。

轻音音节由于短而弱，容易丧失它的音节独立性，少数轻音音节因为读得太短甚至可以丢掉它的韵母，在快速的口语中，这种倾向更加明显：

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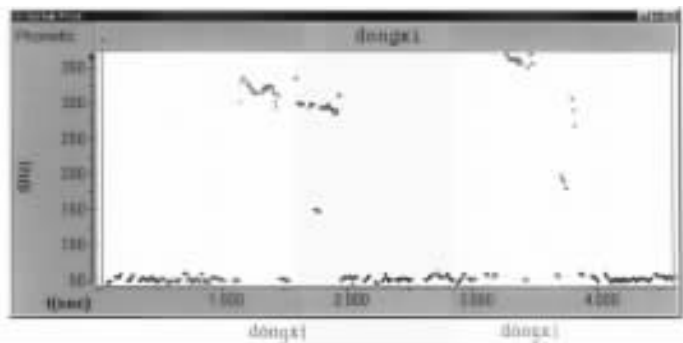


图 圆 语音分析仪显示的“~~东~~西”与“~~东~~西”（东西）的音高与时长

我们（~~东~~西）——（~~东~~西）

东西（~~东~~西）——（~~东~~西）

猿同时，普通话的轻声不但音节本身缩短，连它前面的有声调音节也比一般的要短。有实验证明：有轻声音节的双音词语的音长有时要比一般的双音词语的音长缩短一半左右（胡裕树，~~东~~西），这是普通话轻音节和它前面的有声调音节构成一个语音单位的有力证据。

总之，普通话元音的时长变化主要体现在轻音上，轻音音节明显地比正常的音节短，该音节中的元音也就比正常音节中的元音短。把普通话轻音的种种特点与英语等语言的弱读音节作比较，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有些学者将普通话的轻音音节等同于弱读音节（林茂灿，~~东~~西）。其实，汉语词语的轻重音和英语的重读与弱读具有不同的概念：英语注重的是重音，即一个词里除重音音节外，其他音节都是弱重音或非重音，普通话则恰恰相反，着重于轻音的概念，一个词里的重音，只是相对轻音而言，并不是要特别强调哪个音节重读（林茂灿，~~东~~西）。普通话与英语关于轻重音侧重点的不同，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英语的正常语篇中，尤其是在自然的口语中，弱读音

节数往往多于重读音节数；而在普通话中，数量少而显得突出的则是轻音。正因为如此，普通话中由于位于轻音音节而时长缩短的元音远远少于英语中由于位于非重读音节而时长缩短的元音。加之普通话中轻音音节中的元音缩短的幅度亦有限，因此，可以用零值表示。

圆音音节结构

音节结构被视为正值的语言通常音节种类多，轻重音节均有多种音节结构，同时重音音节多为重读，而轻音音节必须(或起码占绝大多数)弱读。相反，假如音节种类极其有限，而且以“辅音垣元音”或“辅音垣元音垣辅音”为主，同时该语言中的重读与音节的轻重不存在内在的联系，则该语言的音节结构为负值。在圆音模式中，音节结构要素只有正、负值而没有零值。

英语的音节结构特点是：音节种类多，辅音连缀多。若将普通话的音节结构与英语进行比较，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是：普通话的一个音节最长可多至缘个音位，如“霜”(溪寒独)，其音节结构为：辅音垣介音垣元音垣辅音垣辅音；英语的音节结构则可为悦悦悦悦悦悦，音位数可多达愿个。此外，英语的音节种类可多达员远个，普通话的音节种类则只有苑个。还应注意的是：在普通话的音节结构中，位于元音前的辅音(介音)连缀极为有限，只有部分辅音加介音(怎)与(蚤)，而英语则是辅音加轱则躁憎，责贼噪皂，灶，零悦悦结构中)，英语元音前的辅音连缀还允许轱轱轱轱轱贼噪躁则躁憎酌结构(悦悦悦结构中)。普通话与英语在音节中元音后的辅音排列方面的差别就更大了。普通话只允许两个辅音出现在元音后，如果加上儿化音，充其量只有猿个，它们是：贼土，晒，晒 我们称之为辅音韵尾。从线性分析的角度说，在儿化韵中还会出现双韵尾，如“片儿”(贵独)、“缸儿”(保独)等。儿化韵中出现双韵尾是普通话中绝无仅有的元音后远

面出现辅音排列的情况。而英语所允许的音节结构中元音后的辅音连缀的组合可多达 15^2 个，其中两个辅音相连的 15 个、三个辅音相连的 15^2 个、四个辅音相连的 15^3 个。

可见，无论是音节结构本身还是其出现的频率，普通话与英语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普通话中基本上没有辅音连缀。另外，除以鼻辅音结尾的音节外，普通话也不能以其他辅音为音节结尾，音节结构以“辅音+元音”为主流，辅以少量“辅音+元音+辅音”结构。而英语的辅音丰富，音节结构复杂得多，轻重音明显。因此，普通话在本项的得分应该是负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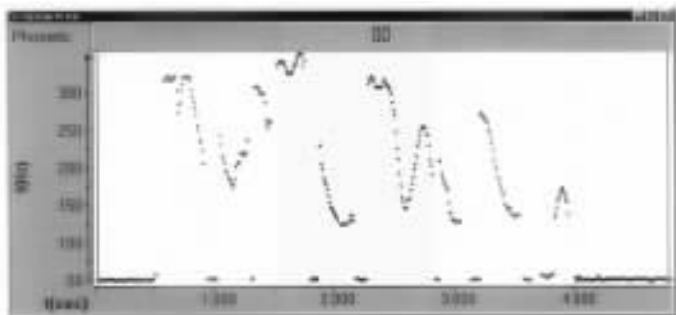
声调语调

赵元任将语调在语言节律中所起的作用分成两大类。有的语言的重音与音高的关联密切，重读音节是语调曲线变化的转折点——可以是由高到低的转折或由低到高的转折，在这些语言中，强调与对比主要是通过重读音节实现的。这类语言用正值表示。另一类语言则完全不同，语调与重音互不相干，两者间不存在任何的关联，这类语言用负值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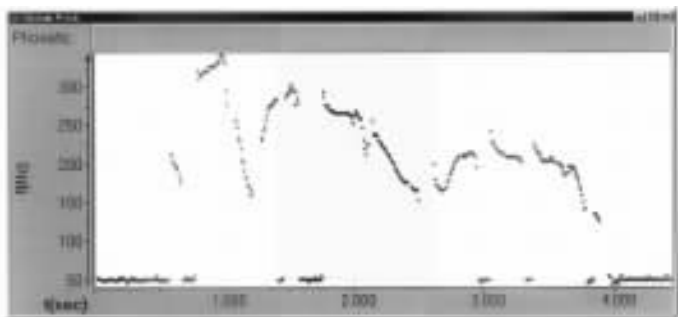
语言学家通常将汉语列为声调语言，而英语则列为非声调语言。在英语句子中，旋律音调模式是句子结构的一部分，有表示说话人的情感和所选用的不同句式的作用，也是表达句子语法意义的一种语意手段，因此，人们将英语称作语调语言。

普通话的声调又称字调，由音节中的音高和音强变化决定，是音节结构的一种要素。当声调和句调在实际语流中叠加在一起时，句调在保持原有声调的前提下对它进行调节。用赵元任的话说，字调是叠加在语调之上的，很像小波纹跨在大浪上，其结果是这两种音高变化的代数和（赵元任，1980）。声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一个有关音节内整体调值调域的宽窄上下调节，而语调的变化则主要体现在超音节范围内整体音域的高低升降变化。如果说

汉语声调主要是表达音节的词汇意义的话，那么语调主要表达的是话语的理性意义和感情意义(熊文华，1999)。图猿与图源是语音分析仪显示的汉英句子的音高变化。



图猿 语音分析仪显示的“他就取了些江水装满一桶带了回来”的音高变化



图源 语音分析仪显示的“匀藻至堂切藻量精藻成造等器上曾藻吹藻制藻吹是葬埋藻的”的音高变化

汉语的基本语调与英语的有许多相同点，但由于声调语言与非声调语言的特点不同，对语调所产生的制约作用也因此不同。正因为如此，英语的重音与音高关联密切(见图源)，而在汉语中，有的时候重音与音高有密切的关系，有时则完全没有关系(见图猿)，一切有赖于音节声调本身的音高。所以普通话在这一

项的值为负。

元音

在语音的模式中，元音在语言节律中所起的作用可分为三大类，分别用正、负和零值表示。在具有正值的语言中，完全元音只出现在重读音节中，而非重读音节中的元音通常是弱化或央化。在具有零值的语言中，出现在非重读音节中的元音数目远低于重读音节中的元音数，但不一定是央化元音，可能只有非重读音节常具有的倾向：弱化或变成高元音。具有负值的语言通常是重读、非重读音节的元音相同。

英语元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重读的词往往包含元音以代替别的更响亮的元音。元音出现在非重读音节中，例如此外，一些英语常用词具有两种读音形式：强读式与弱读式。据说，英语中具有强读式和弱读式的单词数以千计。在这些单词中，有四十多个尤其重要，因为它们是英语中最常用的词且多为非重读的虚词，故大多时候以其弱读形式出现。弱读式中元音通常非弱化即央化，甚至可能出现减音的现象，如“”的强读式为弱读式则可以有以下种读音：在英语的四个元音音位中，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元音，几乎相当于其他个元音出现频率的总和；在四个元音中，是，合计，剩余的分别为其他的个元音（）。这其中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英语中非重读音节的比例高，而在非重读音节中是最常见的元音；则是重读音节与非重读音节中的常见元音。以上这些特点决定了英语元音在此项的得分为正值。

作为汉语音节核心部分的韵母可以是单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和带鼻音的韵母。能与英语元音进行比较的是韵母中的“韵

怨

是好事，好事反正就得拍巴掌，拍巴掌反正不会有错儿，是不是？老太太？

（共 1 个音节，其中加“·”的代表轻声，共有轻声音节 1 个，占 100%）

据厉为民(1985)的统计，在收词五万多条的《现代汉语词典》(1983年版)里，轻声词在 1000 个双音节词语中只占 100 个(10%)，而以轻声作为最小音差构成辨义对立的则不足 10 个(王理嘉，1985)。根据林焘的计算，平均每六个或七个音节就可能出现一个轻音音节(林焘、王理嘉，1985)。统计数据出现的差异很可能是语体不同所致。

由上述情形看来，普通话与英语确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轻声音节和非重读音节中，元音含糊，整个音节听起来短促、微弱。两者之间的最大不同也许在“量”上：普通话中出现在轻声音节中的元音数目远低于重读音节中的元音数。因此，普通话元音的值应该是“0”。

2. 辅音

汉语这类语言予正值：重读音节中的辅音发音要求精确，在非重读音节中这些辅音则以弱化的变体或以中性的形式出现。而属于以下情况者则赋予负值：辅音无论出现在重读还是非重读音节中读音均相同。

普通话的辅音与英语辅音的最大区别是：英语辅音丰富，音节结构比汉语复杂。虽然有的学者认为上古汉语中可能存在辅音连缀的情况，但现代汉语中的普通话是没有辅音连缀的，也就是说，普通话的辅音在音节里一般不直接连接，与辅音连接的只能是元音或介音。“嗽(嗽)”与“哼”(哼)与位于鼻韵母后的 ㄝ ㄝ ㄝ 组合也许是少数例外而已。正因为如此，普通话的辅音极少有弱化的变体，即使在轻声音节中元音出现减音现象时，辅音也

100